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一

橫渠經學理窟

周禮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此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為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呪詛於神其間又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為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詛亦為上無王法今山中人凡有疾者專使巫者視之且十人間有五入自安此皆為神之力如周禮言十失四已為下鑿則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則盟詛決非周公之意亦不



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詩云侯詛侯
呪靡屈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軍
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刑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
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徃徃輕視其死使之刑足亦
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書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
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大必不能
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
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
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

今所謂死雖奴隸竈間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
為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別入易中之意或更引
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
如此實是畏死亦為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
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易之
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為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
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則出而賣之官亦不
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
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答一人而定蓋人
無敢据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為

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頃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
已過舊所有其他者量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
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基畫分布
人授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
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
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
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
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與井
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草車
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
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

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
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草車一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
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
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
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廛而不征廛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
錢不征者不稅歛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官之
法而已廛與不廛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廛所以
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廛也

既使爲采地其所得亦十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
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

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采之餘其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段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榮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為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斂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為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綦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

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為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眾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為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法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為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今終身亦可為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治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為天下者奚為紛

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又何害豈又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為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強明果敢仍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歛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無復其人揚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為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遇其時無所告訴然揚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讖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宅二十五家為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閑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間此也不獨菜場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

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為五十畝為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廛餘夫亦如之廛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薪者也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

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萊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百畝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間必更有法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之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爾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國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間亦可毓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待里中之用也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間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餘夫

旅師間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間者或已受之民徙於他處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勸粟助貸於民之粟或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間粟貸之得其興積則平頒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迫近王城

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為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遠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中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勸粟興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間粟井間耕民不時死徙其田偶間而未歸空土有量力者暫資以為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者里中之養供服噐之用為賞罰之柄

廛里與園廛之別廛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

園廛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間之田也作詩者以國地侵削外無井授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桑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一石而無公田矣十一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無布縷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閭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出夫布以

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天下之通制也又遠人上萊田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十畝比遠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授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講議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此一職也

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

樓抄本

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萬邦言學文王者也

蟠鍊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李翱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而

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古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

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問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陂與汚沱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己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揔之則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

尚書難看蓋難得胃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禍福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

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雖民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然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稽衆捨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讓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聖博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代商如此則是武王

兩畔也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

一戎衣蓋自說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

取文王是也只為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

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當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

而命絕則為獨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鈞然問命絕否

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

豈由武王哉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

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姜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

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為文

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韓退之亦

能識聖人作姜里孫有臣當誅兮天王聖明之語文王

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且不

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

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

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

也

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為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兩玉相
攻則無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
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如此便道理
出來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
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
人亦鮮有不知來處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
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
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
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
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
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
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年之計
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
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夫所謂宗者以兄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
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
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皆
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

宗子之母在不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
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

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鬯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徑流泛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徑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爲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足以承文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考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

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爲大宗須据所有家計厚薄以養宗子宗子勢重即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置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已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奏

薦子弟恩澤與宗子且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嘗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仁傑顏杲卿真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絕嗣不若各就墳冢給與田五七頃與一閑名目使之世守其祿不以可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亦是為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閑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閑官世守之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為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為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為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宗子既祭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諸儒鳴道卷第十一

二十日申刻校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二

橫渠經學理窟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為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為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

以祀周公

治亂以相為周召作訊疾以雅為太公作

入門而縣具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只此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

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制作之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入鬼可得而禮則庸有此理

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平或避諱為徵仄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元起於律律本黃鍾黃鍾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秬黍後人以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

未為定也此尺只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身而定年頭山老子說一稔二米秬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後之言曆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鐘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如為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為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苦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墮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據高山谿谷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

顏回也今之琴亦不遠鄭衛古音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長言聲依於永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決無預前定下腔子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

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為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且

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往元不曾識磨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

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為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

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

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允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

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

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

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學之行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倚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倚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欵蓋後世一切取便安

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

者蓋為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化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後須兼修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當有尊敬之心有養愛之者則當有撫字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脩文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而成就之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常存此心及用得熟却恐患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

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有心則無有不善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為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為貴

所以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聞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為行室則有與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

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為馬始未嘗
識焉今指鹿為之則亦無由識鹿也學釋者之說得便
為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只聞知便為了學者深宜以
此為戒

樓抄本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
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
者雖於不若已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
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况朋友交相取善乎
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
亦耳可取者不害為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得虛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
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
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休如此
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已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
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夷狄不如問夷人
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已所問學者舉一隅先數
隅反

後生可畏有意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絕
利一源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
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
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生道息則死
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譬以自戒知息為大不善

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有問學之次第云爾

整齊即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齊也人須偏有不至處鞭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尤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為人剛行則終不肯

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轉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

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傳之以文則彌
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斯須
之敬皆歸於是而已有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即是
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
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
在吾術內觀一物則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
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
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則有所得久思則茫然若失何也夫求心不
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

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
得虛功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
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
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
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
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
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
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
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是
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禮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
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

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
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
進

立本既正然後脩持脩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
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
行以蓄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
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
可得以參校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於實處轉
篤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
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與仲尼心則同至
於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轉弼疑丞中

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
舜為人君猶起於側微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况可使志其小苟志其小
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
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
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為信人為善人
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
之未能信亦未說甚事只是謂於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
御之弟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
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

也乃能

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情為勤方是為功人
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
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橫抄本

諸儒鳴道卷第十二

辛巳申刻校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三

橫渠經學理窟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
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
寐夙興以有為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於不知矣學
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
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
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為接無以為功業
須亦入息

此學以為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為興耶然而學者
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
學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為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
癡耳碁酒書畫其術同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
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
知若細微亦不必知也

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
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
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悅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苟不忘則雖接人事
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
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意必固我
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
書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為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
須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
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
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

只有立與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欵其事欵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欵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

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

能尋見義理則自有自趣自得之安則居之安矣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已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

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
物者當識其要揔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
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
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
惟深則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僣聖人若此則是釋

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

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

者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
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為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
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
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言
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為力今須
自作

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
聖人之真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

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
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逆也若始求太深恐自
茲愈遠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
猶是心麤

觀書尤揔其言而求作著之旨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連戾是為無天德今學省以
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
神矣

能亂吾所守 脫文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茲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須觀他前言往行便蓄得己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

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畧有所得即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克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以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益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蓋

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閒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長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
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為兩老子猶左
丘明別有作傳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
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
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
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尤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
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
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
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
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求
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體會歸諸經義已未能
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
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
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
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為善易曰一致而百慮
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
而失之譬如七年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七年則

一也可不監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為語言可以移動已守既踰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雖雜出諸

儒亦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義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詩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為為人對人恥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鑿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存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看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

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只不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已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為難看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言復小却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為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學太原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集義者克己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先是虛心以求是方為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先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有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為學須是要須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為公卿若所為無以異於人未免為鄉人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之

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郊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必言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心程可知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
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亦
須一意慮叅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
孩提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
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
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閑閑得數日便意
思長遠觀書則無可推考慮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為不善
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為不聞是
耳之聞未可以為聞也

憂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却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下
達處行禮上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
貢子夏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
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己則
為能變化却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
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
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其舊多使氣後來殊減
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
晨及接物日中須汨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
學正相反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枵也慾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
德性之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禮使人來悅已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所到提掇更謹則加謹
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
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却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
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

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
已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火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
燎原野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
之墮兩之多疑須當告使知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
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
某只是太直無隱已甚人有不善即面舉之

諸儒鳴道卷第十三

二十日午刻校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四

橫渠經學理窟

學大原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到此人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義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語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

今之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郊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却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爲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辭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已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則經中之字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專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足是靜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有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往行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

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博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欲前定將所以應物也

人當平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已皆鑒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已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已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

固必以為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懣好樂亦只是為其身虛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要公平不私於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在可媿而不為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自出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藁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掛義精其義直至於入

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却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即身安到身安處却要得資養此得精氣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則道義從何而生洒掃應對是誠心所為亦是義理所當為也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也善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在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養蓋不行則成何病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智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為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為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洪

樓抄本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義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己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疎遠近先後之

次入禮義處

只有責己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己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

世儒之學正惟洒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於此不關文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足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

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矻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昧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以聖人之言爲學閑書未用閱閱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然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拜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爲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若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尤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

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
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帛其子孫食素

書啟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慕堯舜者不尤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
豈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宣能摠人君之權繩
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宣能盡其力亦
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責其時之
均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
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為數日糧
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
為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為事不奈何須着從此去自古聖賢
莫不由此始也况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
間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
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
為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
徒其身之有益亦為其子孫之益者也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
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便
用

某既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也
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
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

南陽在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廢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巳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揚雄韓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閑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過乎

某自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為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總蓋同爨則有恩重于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為之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逮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忌日變服為曾祖祖忌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為曾祖祖

樓抄本
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為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為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為伯叔母麻衣素帶為兄麻衣素帶為弟姪易褐不肉為庶母及嫂一不肉

諸儒鳴道卷第十四

二月初五日校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五

橫渠經學理窟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為之今為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几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禩廟而設祖與曾祖也也有人又有伯祖而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為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為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為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疎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

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 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
其位版於牘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
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
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
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
降殺几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
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
尊卑親疎故今設祫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
少損其主祭者於祫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
必使有司或子弟為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為備須是豫故至

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既曰庶矣則惟
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簿正之物多無妨
古者既為孟月之祭又為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
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為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
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
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
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
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
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高
祖夏祫羣廟秋祭魯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禘
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

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脾臂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摠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為之則男子薦之又如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為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效不為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罷

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教胡考之休吳教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

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檐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所以安置之所不見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

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主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

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祔其祖者男祔其姑者婦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為祭祀吉凶冠昏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遺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為墀去鬼從廟數以至壇墀皆有等差定數至於

鬼只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
在廟與壇蟬之數即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
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
之大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
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既是壇墀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
血毛以為尚也孝經言為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
意同彼之謂鬼者只以人死為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
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
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
像聖人為政元去之

八蜡先畷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
脩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
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為八
昆蟲是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

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為百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
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
如人之疾其子禱祈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
矣

月令統

秦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
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
意秦苟有愛民為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

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為政於天下

樓抄本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能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益是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泰社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為泰社王社王自立為社必在城南在漢猶有泰社在唐只見一社

章旒之數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

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樓抄本

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暮而猶哭也

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用主古人猶以主為藏之於櫛設之於位亦為褻慢故始無設為重鬲以為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篋為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依之既葬然

後為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為主故以重為主今人之喪既為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椁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妻繼室別為一所可也

正叔嘗為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道路不置

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塋者前為兩列亦須
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
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塋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
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塋地將五色
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
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
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為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
不可有加若為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
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為族屬之親

有恩而加等則待己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
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
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為得禮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
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為
行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己小功
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
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行者以
上十二字義無所附着己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
是己自冠取妻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
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

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
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父不使子
喪之為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
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
我循理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
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
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
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
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為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為母期母如
何却服斬此為父只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
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歎也處合之宜
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
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
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為禫共二十七月禮
鑽燧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夫
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已下筭閏月期已上以朞斷不筭閏月三年之喪
禫祥閏月亦筭之

古者為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服制

受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為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居正服之內無人使後絕可乎必須以疎屬為之後也

有適父母在其所生之母死雖服總亦當心喪難以求仕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棄用故有埋焚之禮至於衰經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棄何不即焚埋之嘗謂喪服非為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為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哀不為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貳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

人以為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魯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交經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以舊注不可用此為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衰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之首經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又不敢為齊首之

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矣

練衣必煨煉大功之布以為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

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當衡縫今喪反古非吉也

小功大功言末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為末齊衰不言末

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

衰未衣麻衣也

特牲少牢饋食一出孺子之學不勝欽嘆父母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六

橫渠語錄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曾聞夫子言性與天道但子貢自不曉故曰不可得而聞也若夫子之文章則子貢自曉聖人語動皆示人以道但人不求耳

不可使知之以其愚無如之何不能使知之耳聖人設學校以教育之豈不欲使知善道其不知愚也後世以為民使由之而不使知之則其待聖人也淺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為上智安於見聞則為下愚不移者安有所執而不移也

毋固者不變於後毋必者不變於前毋四者則心虛虛者止善之本也若實則無由納善矣

先之勞之身先之必勞之愛之能勿勞乎愛之則已須
勤勞以求其養之之道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
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
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生知有小大之殊如賢不肖莫不有文武之道也
忠信如丘生知也克念作聖學知也仲尼謂我非生知
豈學而知之者歟以其盡學之與同生知之歸此其所
以過堯舜之遠也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發憤而化至于聖耶抑每有悟而忘食遺老耶
仁者壽安靜而久長壽之象也

信近於義猶言言近於義則信可復也復踐也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
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為天已定
而所以為天不窮如有成性即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
何必不知老之将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
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擇不處仁焉得智是擇善也孔子所擇亦不過乎仁然
而仁也又有守得處在求之

舜非致曲而至于聖人何以孝聞曰不幸舜之父母異
於人之父母故以孝著也

夫子之門父子共學而賢者點與參也點好學樂道
禹吾無間然無間隙也故其下所舉之事皆善也聖人

猶看之無隙衆人則可知

顏子問為邦云云三代之文章顏淵固皆知之故於其所知而去取之曰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又曰放鄭聲遠佞人此則法外意知道千乘之國之意不與已舉行者故事相干鄭聲佞人最為治之害亦人之所難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言語及所居之位

誦詩三百止亦奚以為誦詩雖多若不心解而行之雖授之以政則不達使於四方言語亦不能如此則雖誦之多奚以為

大武可以為也盡見武王之事便可為看了武特地知

虞舜舜之時又好德性又備禮文又備

文而靜孔子言弗可及也更不說可知

揖遜而升下或以為絕句謂揖遜而升降也及以射禮不勝者亦飲之堂上故不言下而飲非也升而遜可也下而遜無此理也禮文雖不說下而飲不勝者自下而請飲勝者又不可之於下故升飲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止試矣言於人之毀譽誰為毀誰為譽若有所來譽者則我將有所試矣不言試所毀此義正與采苓問人之為言者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無然惟下言人之為言胡得焉亦不考其舍旃之言獨於人之為言者考其實仲尼未嘗見毀人其於弟子有所進退者止是言其實耳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顏孟有無優劣同異

顏子用舍與聖人同孟子辨伯夷伊尹而願學孔子較其趨固無異矣考孟子之言其出處固已立於無過之地顏子於仁三月不違於過不貳如有望而未至者由不幸短命故歟

時雨化之春誦夏弦又言當其可之謂時成德因人之有心當成說之如好貨好勇因為其說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己而物正

形色如生色也睟然見於面云云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

也舜為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於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告子不動心必未有以取材也

必有事焉四字更求之

四詞以溢侈偏妄四字推之

賢人當為天下知聖人尚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事實到如此則更何須言天何言哉

成德者如孟子語宋牼之言是也本有是善意因而成之答問者必問而後答也

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不為不為不義也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孟子於聖人猶是粗者

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勝人也然其術未至者又烏能服人以善養之者凡教之養之皆養人也

夷子謂愛無差等非也謂施由親始則施愛固由親始矣孟子之說闢其無差等也無差等即夷子之二本也彼有取焉耳謂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

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可以事天忘勢之人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忘人之勢五人者能忘獻

子之家也不能忘獻子之家則為所輕獻子亦不肯與之為友矣

盡天下之物且未須道窮理只是人尋常據所聞見拘管局殺心便以此為心如此則耳目安能盡天下之物盡耳目之才如是而已須知耳目外更有物盡得物方去窮理盡了心性又大於心方知得性便未說盡性須有次叙便去知得性性即天也

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否亦有甚不幸者亦有命也臨時却智之於賢者則不獲知也

學者須要識所惡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不常者與常者處則十事必十次怒為他常是過九次未怒己是大段包忍十次則須怒

觀虞書樂大禮備然則禮樂之盛直自虞以來古者雖有崩壞之時然不直至於泯絕天下或得之於此國或得之於彼國互相見也

假令宮縣雖鐘鼓四面同設其四隅必別各有鼓人有陰疾者先雨必有驗斯可候雨此動乎四體也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是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

又有人語怪為人所難理不勝則就上更說將去是質疑事如此則過蓋過非可遂非也祭用分至啟閉取其陰陽往來又得其氣之中又貴時之均也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為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

食則遇毒不悟凡食不義便是遇毒

其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為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致自傷者又禍未必

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樓抄本

古之衣服器皿之類尤要知者以其作之者

古人道古物故盡物之象然後經義可說也無證不言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

若以聞見為心則止是感得所聞見亦有不聞不見自然靜生感者亦緣自昔聞見無有勿事空感者

聞見不足以盡物然又須要他耳目不得則是木石要他便合得內外之道若不聞不見又何驗

訂頑之作只為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只欲學者出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

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觀之方均故人有見一物而悟者有終身而悟之者

以己孝友施于有政之人是亦己為政之道如以溫良恭儉遜化於國君猶國君重信之是以溫良恭儉遜施于有政也

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之神不歆享也

路鼓鼓鬼享必在北近堂天子五門路正在北路大也路門路寢皆特大路鼓之名恐由此得之

擊石拊石獨擊謂之擊若編磬則聲有高下擊之不齊故謂之拊今謂之拊響然也琴瑟亦謂之拊以其聲不同也

物怪衆見之即是理也神也偏見之者非病即偽豈有一物有不見者有見者偏見者即病也人心病則耳目亦病今日月之明神也誰有不見者又如殞石于宋

是昔無今有分明在地上皆見之此是理也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
苟不然者才劫之不測又早是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情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
執守見人說有己即說無反入於太無見人說無己則
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
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
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非也

凡言自信與不動心同亦有差等告子不動心孟子亦
不動心勇亦然

孔子所不語怪者只謂人難信所以不語也十詩之作
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知

其不可而為之然且為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
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
而不救意不安也救之不過失數矢而已故此詩但可
免不言之失今同者固不言不同者又一向不言不言
且多故識言之亦使知不同者不徒閑過而已極只是
有一不同耳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者

寒食周禮禁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高其時禁
之以防其太盛野人鄉里尤甚既禁火須為數日糧既
有食因重其祭祀十月一展墓亦可用以其草木初生
初死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

百姓為芻狗此則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患也
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
仁此其為能洪道也

人則可以管攝於道道則管攝人此人能洪道非道洪
人也人則可以推洪於道道則何情豈能洪人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隔日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必自
嬰孩始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性美教之便
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上堂則時其上堂而朴
之若或不常既捷其上堂又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雖
日撻而求不升堂不可得也是施之妄莊生有言養虎
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不敢以全物與之
為其有決之之怒養異類尚爾況於乎故養正者聖人

也

人言四月一日為麥受胎殆不知受胎也久矣草木之
寔自其初結時已受胎也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不納也
今石田雖水潤之不納其乾可立而待者以其不納故
也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知之為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為知包着心性
識知者一如心性之關轄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
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
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
只言心到處

狎大人大人寬容有德度者以其有德度容人故狎狎

悔之也悔聖人之言聖人之言直是可畏少犯之便有
君子小人之別

樓抄本

諸儒鳴道卷第十七

橫渠語錄中



溫良恭儉遜何以盡夫子之德人只為少他道德之字
不推廣見得小溫良恭儉遜聖人惟恐不能盡此五德
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聖人惟憂不能盡忠信聖人豈
敢自謂盡忠恕也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
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
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眾堯舜寶病
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為博施言湖南暨
聲教西被于流沙是猶有限此外更有去處亦未可以
言眾然安得若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寶病之欲
得人人如已然安得如此

其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况是屢中於其間

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
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於禮庶人之禮至畧直是不
責之難責也蓋不足用智不能及若學者則不在限為
己之所得所行己之所識也某以為先進之說只是行
己之志不願乎在外誠盡而止若孔子必要行大夫之
祭當其退時直是不可為也故須為野人無奈何又不
可不為故以禮樂為急刑不上大夫雖在禮有之然而
是刑不上大夫官有士師而已

有虞氏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言堯舜只是納于
大麓元不會有封大麓如後世尚書之任夏后氏謂以
君而得天下商人周人謂以衆而得天下以君者止以

其君之身以衆者謂以其國之衆有此分別各以其所
以得天下名之

昔謂顏子不遷怒為以此加彼恐顏子未至此地處之
太高此則直是天神顏子未必能寂然而感故後復以
為不遷他人之怒於己不貳過不貳己之過然則容有
過但不貳也聖人則無過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
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此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毋意毋常心也無常心無所倚也倚者有所偏而係着
處也率性之謂道則無意也性何嘗有意無意乃天下
之良心也聖人則直是無意求斯良心也顏子之心直
欲求為聖人學者亦須無心故孔子教人絕四自始學

至成聖皆須無此非是聖人獨無此四者故言毋禁止之辭也所謂倚者如夷清惠和猶有倚也夷惠亦未變其氣然而不害成性者於其氣上成性也清和為德亦聖人之節於聖人之道取得最近上直鄰近聖人之德也聖人之清直如伯夷之清聖人之和直如下惠之和但聖人不倚着於此只是臨時應變用清和取其宜若言聖人不清聖人焉有濁聖人不清聖人焉有惡禹稷顏回易地皆然顏固可以為禹稷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之世禹稷當顏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臨時志如何也雖同時人出處有不同然當平世賢者自顯天子豈有弃顏子而不用同室鄉鄰之別有責無責之異

耳孔顏出處自異當亂世德性未成則人亦尚未信苟出則妄動也孔子其時德望天下已信之矣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者也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為作則己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如孔子者然孔子己是言述而不作也

果哉末之難矣言為言之果容易發言也無所難是易其言也彼之有心哉亦未必知音如此蓋素知孔子德

望故往來云耳又詐味

為命云云猶成人之為我為命則須是討論脩飾潤色乃善取此衆人之長方盡其善鄭介於大國之間其時得以不屈辱特由為命之善也言此時未有能兼備此衆善以為命者成人之義亦謂兼此衆善可以為成人孟公綽趙魏雖大家然令不出家事不至大滕薛雖小國益其國體有禮樂征伐之事其事亦大須才足以治之此評人品也

林放問禮之本禮之本所以制奢也凡禮皆所以致奢獨喪則情異故特舉之喪只為人易忘所以勉人之難孔子猶曰喪事不敢不勉二十博學不教內而不敢遠為成人之事也三十

博學無方猶智慮通達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言戰粟孔子罪其穿鑿也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若以不知為知則所知亦不知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此皆言其不可救且言有淺深事已成何須說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何必咎之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紅紫不以為褻服近身衣也以紅紫為之不宜也非為以間色而賤之雖褻服不用也禮服非止用五色之正雖間色亦有為之者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言非所取也無道則愚近於詐不可學也

攻乎異端攻難闢之義也觀孔子未嘗攻異端也道不同謂之異端若孟子自有攻異端之事故時人以為好辨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道之小成者也若言必信行必果是也小人反中庸亦是也此類甚多小道非為惡但致遠恐泥信果者亦謂士之次反中庸而無忌憚者自以為是然而非中庸所謂小道但道之小耳非直謂惡

笙鏞以間謂東西鏞磬間作也

樂言拊者大凡雜音謂之拊獨者為擊笙鏞鐘磬皆可言拊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

所思所存益以堅瑩

萬物生死成壞均為有知不礙於物而物亦不能礙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為人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求新意

權量宜而行義之精道之極者故非常人所及取名則近取材則難即道也不可妄分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扼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

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來自粹美得之最近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為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反至窮極亦以為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盡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為期孔子曰暮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暮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說學者又且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為三節積累功去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為恨義理無形體要說則且說得去其行持則索人工夫故

下學者所以鞭後而趨齊也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則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隱不知也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與行是人所常用故曰費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

知不能是隱也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望道而未之見望太平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言其體也言其大則天下莫能載言其小天下莫能破此所以見其虛之大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乃明道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

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憂謀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太煩則泥大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凡可狀皆有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也

志於道道者無窮志之而已據於德據守也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依於仁者居仁也游於藝藏脩息游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為美利誠難言不可以槩而言

樂山樂水言其成德之仁者如山之安靜智者如水之不窮非謂仁智之必有所樂言其性相類

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狗難近於並耕為我淫
 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
 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
 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中節則為惡
 可欲之謂善凡世俗之所謂善事可欲者未盡可欲之
 理聖賢之所願乃為可欲也若夷惠尚不願言君子不
 由也清和亦可言善然聖賢猶以為未足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
 釋氏之說所以陷為小人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為
 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污漫無所執守所以
 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謂道剛柔疾速人之氣也謂性生成
 覆露天之道也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謂性損益盈
 虛天之理也謂道壽夭貴賤人之理也謂命天授於人
 則為命謂性人受於天則為性謂命形得之備不然氣
 得之偏不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見此非學造至約
 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錄錄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
 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告子所止到已言
 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
 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
 命立而後心誠心題盡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寔也萬物

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寔也
誠者虛中求出實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之事在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
故須行寔事惟聖人踐形為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
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

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
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
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
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

言虛者未論陰陽之道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
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不可知也
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

中來

橫抄本

諸儒鳴道卷第十八

橫渠語錄下



中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
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諸見金木水火
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
中央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
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
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
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謂五帝皆黃帝子孫於理亦無黃帝以上豈無帝王
大雩龍見而雩是也當以孟夏為百穀祈甘雨有水旱
則別為雩禮文叅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當蓋禮者

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叅校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畜一也先畜是始治稼者據易是神農也司稼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綴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穡所成舊說以昆虫為百種昆是為害者不當為百種或致此百種而祭之或只祭穡而已此蜡是報成之際故所祭甚有重祭之者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

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隱居以求其志求志欲盡道也問學求放心於其失而已

時雨化之者如春誦夏弦亦是時反而教之亦是時當其可之謂言及而言亦是時言及而言非謂答問也亦有不待問而告之當其可告而告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

私淑艾者自脩使人觀己以化也如顏子大率私淑艾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但脩此以教人顏子嘗以己德未成而不用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也至於聖人神道設教正己而物正皆是私淑艾

作於此化於彼如祭祀之類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
宜者即時中也時中非易得謂非時中而行禮義為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喪出母子
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為非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
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
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
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違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
者則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
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
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以其
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

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
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
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
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
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
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
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
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本况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
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
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

馬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
後偽迹俱辨則都無也

明庶物察人倫庶物庶事也明庶物須要旁用人倫道
之大原也明察之言不甚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
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以為有意仁義仁義
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
名之爾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也動歲年間只是變得此
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
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有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
說得子細尤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
為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劇有知

長安子細者然某近來思慮道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
既知億度屢中可用則可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
成一次第但患學者患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
為應科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呂范過
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猶以褊隘
然褊不害於明何以不害於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
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
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習者自胞胎中以
至孩嬰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
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
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為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
鞭後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粗

則是人之性則同氣則天理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福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於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福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却是正當其如此則漸寬容苟至於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明誠與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其自是以仲尼為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于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成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理即是學也所觀所求皆是學也長而學固謂之

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可不謂之學學與教習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更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則上去上去只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一副當世俗便自然脫灑也又禮則可以守約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至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只為少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有害欲速則不達則須待歲月須得

音訓雖真偽未可知然從之不害為經義理所主義則
音使不動如地名名從中國號從主人名者文字號稱
呼也

雞鳴鷄不能如時光老雞乃能如時蟻聞必有大者將
領之恐小者不知鬪然風雨陰晦人尚不知早晚雞則
知之必氣使之然如蟻之鬪不知何緣而發
言不下帶是不大聲也人發聲太高則直自內出聲小
則在胷臆之間不下帶者氣自帶以上也

湯征而未至怨者非言史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
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甚至有事當其
時則傾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
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如朋來而樂方

講道義有朋來悅盡是實可樂也

武城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只謂是知

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縱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見周公不踰矩也

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答曰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

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

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

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

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

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

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
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聖人發意便要
至聖人猶不得况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
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
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
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
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遠見功惡不仁則有近効
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
道近或顏子後言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
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
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
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為近禮自外作
故文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得造
深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

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
我是命也鈞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
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摠也今言盡物且未說到窮理但恐
以聞見為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為心若只
以聞見為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

只據已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
心也窮理則其間細微甚有分別至如徧樂其始亦但
知其大摠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
窮理為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却見聞見安能
盡物今所欲盡物蓋欲盡心耳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孔子曰繪事後素子
夏曰禮後乎禮物因物取稱或物之後而不可常也他
人之才未善故宜飾之以文莊姜之才甚美故宜素以
為絢二素字用不同而義不相害倩盼者言其質美也
婦人生而天才有甚美者若又飾之以文未宜故復當
以素為絢禮之用不尤只以文為飾但各物上各取其
稱文太盛則反素若衣錦尚裝禮太盛則尚質如祭天

掃地繪事以言其飾也素以言其質也素不尤白但五
色未有文者皆曰素猶人言素地也素地所以施繪子
夏便解夫子之意曰禮後乎禮所以為飾者也素字使
處雖別但害他子夏之意不得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尤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子曰不占而已矣此當通為一段中有子曰隔不得論
語中若此者多中行固善也狂狷亦是有常德若無恒
不可以測度脚原是故曰不占而已矣

言作中道

楼抄本



